

分析 AOB 的報告 Analysis of the AOB Report

簡介 Introduction

2020 年初，我們社群的領導層引用了「可信的指控」，並質疑我們的靈修老師是否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他是個神一樣的人，其正直和恩典無可指責，還是一個與我們所想完全不同的人。

回答這個問題所帶來的衝擊肯定是**巨大的**。過去 50 年裡，我們作為一個靈性團體的生活方式是否仍然是我們的現實，還是有另一個我們從來不知道的現實存在？

回答這個問題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決定之一。這個問題的答案將影響全球數十萬人的生活，也將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的餘生。

AOB 的調查過程，他們隨後的報告，以及報告中故意不透露給你的信息，是否足以讓你做出你生命中最重要決定之一？

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一個響亮的「不」。於是，我們很多人彼此交流，並和 AOB 溝通，分享我們的知識和經驗，以獲得真相。

這份對 AOB 報告的分析就是我們通過這一過程確定的。

我們發現 AOB 的報告是虛假的（不真實、錯誤和不公平的）。在做出關於人生中最重大抉擇之一的最終決定前，如果你想更深入地了解 AOB 的報告，並了解該報告有什麼缺失，那麼請繼續閱讀。

你也可以訪問 www.bogusreport.com，查看這些訊息，並在我們收到最新消息時獲得進一步的更新。

祝福大家。

OngKar Kaur

（請留意：雖然我在國際錫克正法(Sikh Dharma International, SDI)工作，但此份文件僅代表我個人的想法，而非 SDI 的任何官方立場。）

虛假和非法的調查 Bogus & Illegal Investigation

簡單說一下.....AOB 採訪了 300 多人：提出指控的婦女、支持她們的人和 support Yogi Bhajan 的人。在調查程序的最後，他們拒絕與一些要求受訪以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交談。每個人的證詞都有一個識別號，如 #56 號。

絕非調查 Not an Investigation

報告多次指出，AOB 是受委託進行第三方獨立「調查的，儘管他們的網站上寫著：「[我們不是調查員，也不試圖揭開過去的真相；相反，我們試圖改善未來的事情](#)」。而事實上，由於 AOB 沒有進行調查的資歷，[這份報告被認定為非法的](#)。

2020 年 5 月，Siri Singh Sahib 集團(SSSC)接到通知，稱 An Olive Branch 並無執照許可來進行調查——而調查正是合作回應團隊(Collaborative Response Team, CRT)雇用他們做的工作。SSSC 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糾正這種情況，並試圖推脫說，AOB 是否擁有執照並不重要，因為調查結果永遠不會被起訴。

SSSC 似乎忽略了執業首先要有證照的原因：各州要求資歷不夠的專業人員獲得執照，以保護公眾免受不合格和未經培訓的服務提供者——如醫生、工程師、承包商、私人調查員等——的侵害。「調查」的團隊如果沒有經過培訓或沒有資格進行適當的調查，那麼這個「調查」的質量可能會是什麼樣？然而這份報告就是如此。

既然 AOB 沒有資格和執照，為什麼 SSSC 要任命 AOB？ CRT、SSSC 和他們的律師在聘用 AOB 時，有沒有問過他們是否有執照？ SSSC 在知道 AOB 沒有執照後，又為什麼要公布報告？ 為什麼 SSSC 明知調查是非法的，還繼續指揮和付款給 AOB？

被告人沒有代表 No Representation of the Accused

AOB 非法「調查」的問題在於，[沒有人出面代表被告](#) Yogi Bhajan。SSSC 的律師對此也不予理會，說死者不能有代表。這大錯特錯——在法律調查中，被任命為「個人代表的人通常可以代理死者。這種情況每天都在發生；如車禍、合同糾紛、財產糾紛等案件。見《[SSSC 後續函件中的不實報導](#)》」。

指控和控告人的身份被並未公開 Allegations and Accusers Identities Were Kept Secret

AOB 的調查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僅指控者的身份並未公開，就連他們的指控以及指控涉及的時間和地點也未能公開。然而，接受訪談的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卻被 AOB 問及他們是否有證據來反駁「受害者」的說法。對於自己都不知情的事，怎麼可能反駁呢？

在這個#MeToo（我也是）的時代，許多聲稱受到性虐待的女性都公開站出來講述自己的故事。為什麼向 AOB 舉報性侵的女性會受到特殊對待，反而要向那些想證明 Yogi Bhajan 清白的人隱瞞她們自己的身份和故事？

AOB 的「調查」缺乏可信度 Lack of Credibility of the AOB “Investigation”

AOB 的報告沒有說明他們曾花時間來核實指控者是否曾見過 Yogi Bhajan，或是否有他們在指控中所說的那種接觸。由於這些指控沒有公開，許多社群成員自己進行了調查，以便盡其所能地了解關於指控的情況和提出指控的人。他們查出了其中一些婦女的身份，並聯繫了幾十名與指控者相熟的人，和經常待在 Yogi Bhajan 家中的人。他們接觸過的這些人包括私人員工、廚師、司機、居家人士、服務奉獻者(sevadars)等。

沒有核實身份或陳述 No Verification of Identity or Statements

一位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士講述了他與 AOB 的這次談話。

AOB 說他們被我們的名字搞糊塗了，並問道：「你知道我們和多少人談過嗎？我們怎麼能核實他們的身份？我們不需要核實別人，別人給我們打電話，我們就相信他們自稱的身份。我們被告知要把聽到的東西當作可信的。我們沒有一個調查小組來核實一切，只能接受人們的陳述，我們被告知向符合標準的人提供心理諮詢費用。

未獲考慮的證據 Evidence Not Considered

由於社群裡有人也進行了獨立研究，他們向 AOB 提供了重要的事實，包括法庭文件和當時寫過的信，以駁斥控告人的一些說法的可信度。AOB 的報告中沒有提到這些寶貴的證據。然而，該報告卻一再指出，這些婦女指控 Yogi Bhajan 做過的事情「比較可能屬實」。

醫學證據不被重視 Medical Evidence Given No Weight

Yogi Bhanan 晚年的健康狀況很差，據醫學專家說，他在那段時間的身體狀況，不可能做出他被指控的事情來。我們認為，至少有三個提出指控的女性，在他晚年時是他的員工。AOB 得到了 Yogi Bhanan 的詳細病史，他們也得到了醫療記錄作為支持。AOB 並沒有要求查看醫療記錄，且完全無視那些能駁斥這些婦女說法的醫療證據。報告中根本沒有提到這些訊息。

報告中故意不提及的資料 Communications Deliberately Kept Out of the Report

一名社群成員曾與一些指控者以及許多認識指控者的人交談過。他們向 AOB 提供了寶貴的信息，對他們通過社交媒體和 Zoom 上的「傾聽之旅」聽到的指控的可信度提出質疑。然後 AOB 告訴他們，他們並沒有進行調查。這名成員回答說：「你們就是受雇來調查的，CRT 的所有通訊都說你們在做調查。AOB 又說，他們不是受雇做調查的，他們受雇是為了錄取口供和提供報告。

另一位 Yogi Bhanan 的支持者說，他們與 AOB 分享了能質疑指控者及其故事完整性的訊息，但這些都沒有在報告中被提及；此外，其他 20 多位 Yogi Bhanan 的支持者說，他們質疑指控的訊息也完全沒有被列入報告中。

調查報告的目的是向讀者客觀、公正地陳述調查過程中發現的信息。AOB 將這些支持者提供的信息排除在報告之外，可能只是故意將讀者引向 AOB 預先設定的特定結果。鑒於 AOB 約談了 140 名支持者，AOB 很可能在報告中還遺漏了更多能反駁指控的信息。

AOB 接受了捏造的故事 Fabricated Stories Accepted by AOB

有一個人認識一個根本沒見過 Yogi Bhanan 的女士，她打電話給 AOB 做了一個申述。此人聯絡了 AOB，並問道：「真的有人可以不經核實就打電話提供姓名和故事嗎？」AOB 回答說，他們沒有足夠資源去查驗事情的真偽，並承認他們只接受陳述。

這個人把那個從未見過 Yogi Bhanan 的女士所提供的虛假說法告訴了 AOB，並問道：「你要我告訴你她的情況嗎？她也誣陷過其他男人，實在沒有可信度。」他們問他是怎麼知道的，他說是那個女士親口告訴他的。他問他們怎麼去核實她的說法。AOB 說他們不會去核實，只是把這個說法加到報告裡。AOB 說，他們相信別人的話都可信。

經過這次經歷後，這個人決定對 AOB 的行事慣例進行一次「測試」。他用了不同的名字多次打電話給 AOB。無論他用什麼名字，AOB 都接受。當此人問及他們的調查程序時，他被告知，AOB 只能

與提出投訴的人討論調查程序。因此，他用另一個名字再打一次電話，投訴了 Yogi Bhajan 的性虐待。 AOB 的訪談員評論說，他們收到了婦女的申訴，但沒有收過男子的申訴；既然他是男的，這就讓申訴案件更「平衡」了。他接著向訪談員講述了一個捏造的虐待故事。他這樣做，證實了指控者的身份和故事的確沒有得到任何查驗！

在講完他編造的故事後，他被告知他的說法會在報告中出現，而且是匿名的，如果他想與他們聯繫，告訴他們其他事情，他可以隨時打電話回去。

他問訪談員，他們將如何核實他的故事。AOB 說他們不會。這個人又問訪談員，「你怎麼知道我的故事是不是真的？」訪談員說，他們把所有的故事都當做可信的，不會去確認任何人的說法，還說他們不做調查，並表示他們的網站上已寫明了他們不做調查。

在給出他的虛假故事並確認他們的調查流程後，當事人要求和 AOB 的主管通話。主管來接了電話，他告訴主管和訪談員，他的故事不是真的，而是惡作劇，是他編出來要看他們會不會做什麼驗證的；他之前說的名字不是真實姓名，他其實從來沒有見過 Yogi Bhajan。

AOB 訪談員說「什麼？」。他回答：「我剛才告訴你的故事從來沒有發生過。訪談員問：「什麼意思？」他說之前所說的事不可能發生的，因為他是在 Yogi Bhajan 離世後才加入錫克正法的，Yogi Bhajan 當時根本就不在人世了。訪談員說她不相信，她認為他的故事是真的，因為聽起來像是真實無誤的。她說他是在袒護 Yogi Bhajan；她說她能「感覺到他說的是真的」，因為他很激動，他「在講故事的時候還哭了」（其實他並沒有哭，是她以為他說話時在哭）。他告訴訪談員和主管，他之所以打電話來作假投訴，是因為：1. 他聽說 AOB 不核實投訴人的身份，也不確認故事的真偽；2. 他認識其他作假投訴的人，所以他打電話來測試 AOB 的運作方法，看看如果他作假投訴，他們會怎麼做，他們的運作徹底失敗了。

調查發現中的有罪偏見 Bias of Guilt in Findings

AOB 向一位支持者承認，他們被告知在訪談中，要問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最後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聽說過集體性活動的事情？」許多接受訪談的支持者說，他們被問到這個問題或非常類似的問題。許多支持者說，他們說了不少支持 Yogi Bhajan 的人格的話，AOB 的訪談員卻一個字也沒有聽

進去，因為如果他們聽到了，就會知道支持者不相信 Yogi Bhajan 會和他的學生發生不道德的性行為。

AOB 的報告中除了指控者的陳述外，沒有任何「證據」。有幾位指控者提供了一些人名，據說這些人在指控的事情發生時確實知道這些事。關於這幾個人，要麼是找不到他們，要麼是他們否認自己記得有人向他們陳述過那些事。AOB 為這些人的否認辯解，且還是決定這些指控「更有可能」發生過。這表明了一種非常明顯的有罪偏見。

以下是他們「公正」結論的一些例子：

報告第 36 頁說：

「無法找到有關人士以確認或否認指控。由於有其他關於 Yogi Bhajan 指揮某些人（進行性行為）的說法.....我們認為『#xx』的指控是可信的.....被指控參與事件的陪同者否認他們做過這件事，但他們也可能封禁或忘記了這件事，或者認為該次經歷的本質與性無關.....在權衡了我們所掌握的所有相關資料後，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得出結論：這件事更可能屬實.....」

性質如此嚴重的指控，不應該因為指控者說是這樣，就自動認為是可信的。AOB 無法為了追尋真相而保持中立。只要證詞不符合他們希望呈現的說法，他們便置之不理。這證實了明顯的偏見。要不是這些指控被掩蓋起來，我們的社群成員就很有機會能夠找到這個相關人士。

報告第 39 頁說：

「『#xx』。我們在機場接走了[人名]。她臉上到處都是傷痕——她的嘴唇裂開了，臉頰青紫，眼睛浮腫。她說她身上也有瘀傷。她不想告訴我們發生了什麼事，但後來說她被一匹馬踢到了頭。我不相信她是被馬踢的，我們想帶她去看醫生，但她拒絕了。我們還看到了其他事情——她的行為舉止——我覺得她的人生經歷過很糟糕的事。」

為什麼報告中要包括這些內容？這純粹是臆測，旨在暗示 Yogi Bhajan 有罪。Why was this even included in the report? It is purely conjecture designed to imply guilt.

報告第 49 頁說：

「我們檢驗了關於 Yogi Bhajan 向女人提出性要求或指導女人做愛的指控，發現這些控訴與我們的私下訪談和其他我們所掌握的訊息之間，沒有任何不一致的地方。」

這是什麼意思？他們是如何檢驗的？他們還掌握了哪些消息，是從誰那裡得知的？What does this mean? How did they test this? What other information was made available to them and from whom?

而第 52 頁說：

「在 1987 年 1 月對『#xx』的媒體採訪中，當被問及 Yogi Bhanan 是否與任何為他工作的人發生過性關係時，受訪者否認 Yogi Bhanan 與他的學生發生過任何性行為。」

「『#xx』說：『這太荒唐了，簡直太幽默了.....太荒謬了，太離譜了，離事實太遠了.....我很難理解他們（離開社群的人）怎麼有膽量和勇氣去編造這種毫無根據的東西。然而，在美國文化中，如果女人和一個男人在她的房間裡過夜，我們解讀這件事的唯一方式是.....他們一起上床了。」

AOB 的結論是：「然而，有理由懷疑這一說法的可信度。因為發言者是在 1987 年接受媒體記者採訪的，為了保護 Yogi Bhanan 和據稱與他發生性關係的其他人，他可能沒有說實話。」

AOB 再次否定了一位 Yogi Bhanan 支持者的證詞，說她可能是想隱瞞真相。

AOB 的聲明顯示了他們的工作是多麼的草率：這不是他們所聲稱的「媒體採訪」。他們所指的文件是一份長達 89 頁、對一位前員工的司法訪談，參與 1986 年 Pamela 和 Kate 訴訟案的幾位律師也在場。

在報告的許多章節中，都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沒有具體的信息來反駁任何關於.....的說法.....在權衡了我們所掌握的所有相關資料之後，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得出結論，認為很可能屬實.....。」

什麼是「充分證據」？根本只有控告人的陳述而已。由於沒有被告人的代表，除了原告人和受訪者之外，沒有人知道申述的內容為何。因此，怎麼可能有任何的其他證據呢？AOB 的結論是，由於所稱的指控是在私下發生的，這就構成了證據。

AOB 並沒有提供「經核實的證據」說明有任何強姦行為，而只考慮了那些女性的說法。如果她們從來沒有告訴過治療師或其他任何人、好讓他們在更接近事發年代的時間點為其申述背書，而不是在 2019-2020 年，那就不該被認為是已經驗證或確鑿的證據。在典型的「他說 / 她說的情況下，調查

員會詢問有關日期、地點、周圍還有誰在場等相關問題，以核實或駁斥她們所做的申述。請參閱《[Shambala 報告](#)》，了解此類案件通常是如何進行的。

可信度評估 Assessments of Credibility

AOB 使用下列因素來解釋他們如何確定某項申述是否履行了舉證責任。

1. 證人是否能夠徹底了解他們所說的事物？
2. 他們是否真的在案發現場，並能敘述他們的回憶？
3. 與已知的事實或其他人的觀察相比，他們對事件的認知是否準確？

AOB 如何知道控訴人「對事件的認知是否準確」？

由於沒有被告的代表，而且由於 AOB 設立了一個匿名調查程序，所以只有他們知道指控的內容，以及誰提出了指控，因此，他們無法積極尋找可以證實或否認指控的訊息。

當指控者描述在某一特定事件或歷史時間發生的事情時，AOB 如何「比較已知的事實或其他人的觀察」？因為指控者和指控都是匿名的，他們根本無法提出必要的問題。

如果有人可代表被告，這個人就會知道這些指控是什麼，並能說出誰能與他們對質。例如，他們可能會說「這裡有其他當時住在那棟房子裡的人」；或者「Yogi Bhanan 當時動過手術，身體上無法進行某項申述中所描述的活動等等。

如果調查人員沒有得知確切的日期和地點，也不知道誰能核實指控相關的訊息，他們就沒有足夠的資料來做出平衡的判斷。為了得到真相，需要同時有指控者和代表被告的人的參與。在報告中，沒有一處地方提到任何指控發生的時間或地點。

4. 指控者的注意力是否足夠集中（即能記住所知道的事件），使自己有資格成為一個報告案發經過的人。

如果沒有其他人對指控有足夠的了解，可以說明他們是否看到了事件的細節，AOB 怎麼可能知道指控者對事件的看法是否準確？Yogi Bhanan 的支持者無法提供可以反駁這些指控的訊息，因為 AOB

的訪談員不願意透露這些指控的對象、內容、時間和地點。如果知道這些事實，可能會有更多證人能夠反駁這些女性的指控。

整件事上 AOB 似乎只考慮了指控者，許多支持者也是同樣情況，他們只收錄支持者泛泛的支持論點。為什麼在報告中，沒有分享與支持者進行過的數小時的訪談中的任何實質內容？

5. 指控者是否真誠，即是否如實地將自己所知道的事情完整地敘述出來，沒有任何欺騙的目的或願望，也沒有隱匿或編造事實的意思。

這些都是非常主觀的標準。AOB 不可能從一兩次面談就確定指控者「沒有任何欺騙的目的或願望，也沒有隱匿或編造事實的意思」。法官和陪審團要在法庭上花費數月或數年的時間，權衡證人的證詞和證據後才能做出這樣的判斷。但 AOB 的訪談員只接受了 40 個小時的調解培訓，就想讓我們相信他們能判斷指控 Yogi Bhanan 的女性說的是實話，而非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

6. 指控者是否具有誠信的品格名聲。

如果沒有人代表被告，而且不透露指控的內容，AOB 怎麼可能查明指控者是否具有「誠信的品格」？AOB 建立的調查程序使他們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如果指控是匿名的，他們無法向任何人查詢關於指控者的任何情況。

即便如此，對於通過 Facebook、在 4 月的 Khalsa 理事會上，或者通過「告訴錫克教徒」(tell a Sikh) 的談話等方式公開的指控，我們的社群裡有幾十個人聯繫了 AOB，他們可以明白地表示指控者是否「具有誠信的品格名聲」。

他們報告了關於指控者與已婚男子發生性關係、破壞婚姻、謊稱與朋友的丈夫發生性關係，以及關於指控者之前在法庭上撒謊的情況。

多名指控者包括前 UI 董事會成員和同夥，都曾因試圖竊取我們錫克正法的資產而被定罪，包括以 100 美元的價格將金廟穀物公司(Golden Temple Cereal Company)賣給自己——這家公司以數百萬美元的價格出售。

至少有一位控告者被多個受人尊敬的靈性團體取消會籍。

AOB 被告知，這名指控者聲稱與 Yogi Bhajan 有明確的性行為，她曾經在 Yogi Bhajan 的牧場上對人說，她應該要搬進 Yogi Bhajan 的圓頂建物（他的個人住所）。然後，當被問及她是否希望他能去那裡住時，她只是聳聳肩，好像是說不知道。這段足以說明控告人的心態的特別陳述，並沒有被列入報告中。

在 AOB 的報告中，這些由我們社群中數十人所分享的訊息，竟沒有一個被引用為質疑這些婦女的說法的充分理由。為什麼不這樣做呢？

7. 指控者如何表現自己（即他們的行為舉止，如面部表情、肢體語言、反應能力、情緒表達等）。

這屬於主觀判斷，與電話訪談或書面陳述無關。

8. 他們之前是否有過前後矛盾的陳述。

由於沒有人代表被告，而且指控本身也是匿名的，AOB 如何確定指控者過去是否說過不同的話？他們不能向任何人詢問該人過去是否說過不同的話，因為所有的事情都是匿名的。

即便如此，對於那些通過 Facebook、在 4 月的 Khalsa 理事會上，或者通過「告訴錫克教徒」的談話而被公開的故事，我們社群中的許多人聯繫了 AOB，他們可以明白地表示指控者是否「以前有過前後矛盾的陳述」。

這些由我們社群裡幾十個人分享的訊息，竟沒有一個在報告中被引用。為什麼會這樣呢？

多名指控者曾是工作人員，他們在這調查過程一開始時就告訴過許多人，他們從未看到任何性虐待行為，他們本身也不是這種行為的受害者。隨著時間進展，他們卻改變了自己的說法，從什麼都沒看到過，到自己也成了指控者。

如果這是一次真正的調查，而不僅僅是聽取控告者陳述的過程，AOB 可能會發現這些不一致的地方。如果 AOB 訪問過的人把這些前後矛盾的陳述告訴了他們，那麼報告中卻隻字未提。AOB 很可能無論如何都無法深究查核，因為這些申述是匿名的，他們無法向任何人確認有關這些說法的真偽。

如果有一名被告的代表能夠告訴 AOB，誰可能曾與原告接觸過，誰可能知道他們過去說過什麼，那麼他們本可以獲得這些信息。AOB 公司派人代表被告，就把自己從這個過程中封閉了起來。

在 AOB 報告的整整 70 多頁中，AOB 只聯繫過兩三次某些人，而這些人據指控者說對指控有了一定了解。當 AOB 與這些人交談時，他們卻否認了，或者說不記得了，於是 AOB 就不理會他們說的話，因為他們所說的不符合 AOB 想要的結論。

確認不一致的一種方法，是審查案件的日期和地點，並向可能知道案發時誰在何時何地的其他人確認。

AOB 的報告中沒有日期或地點。如果有人能代表被告，他們就可以告訴 AOB 可以聯絡誰，因為那些人可能掌握了關於誰在何時何地的訊息。

[請點擊這裡查看《Shambala 報告報告》](#)，這是為另一個靈性組織所做的公平和合法的調查，該組織的領袖因性虐待事件而被調查。這份報告中列明了日期和地點。例如，有人聲稱在 2005 年波士頓馬拉松期間，某次性行為曾在波士頓發生，據說當時還有兩個人在場。調查員聯繫了目擊者，並獲得了他們當時根本不在波士頓的證據，申述因此被拒絕了。這說明了能夠利用這類訊息來確認申述的可信度至關重要。

9. 指控者的證據是否有其他證據支持。

AOB 設立了一個調查程序，表示要獲得任何經核實或查驗的證據非常困難，而且實際上也沒有如此進行。由於沒有被告的代表，而且申訴是匿名的，除了指控者的說詞外，怎麼可能發現任何其他證據？在這次「調查」中，嚴重缺乏「其他證據」。

10. 指控者是否有其他動機。

AOB 從多個來源獲得了包括文件在內的資料，對某些指控背後的可信動機提出質疑。報告中**竟沒有**透露任何這類訊息。

報告中說：

「我們使用了所有這些標準來評估指控的可信度，包括那些提供證據支持 Yogi Bhanan 的人，和那些報告 Yogi Bhanan 行為不當的人。只要情況允許，我們就從其他來源尋求確鑿的證據，不是以類似意見的形式，而是關於某個人提供的具體時間框架、地點和事件，是否與其他人提供的資料一致的實質性訊息。」

這種說法完全是假的。AOB 公司不可能做到他們在上述聲明中所說的那樣，報告中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有這種證據。少數幾次出現相互矛盾的證據時，AOB 都對證人的意見置之不理。

報告中還說：

「然而，由於被指控的行為通常是在私下發生的，我們經常不得不只依靠一個人的陳述。然而，在這些案件中，如果多人報告了類似的行為模式，可信度就會提高。」

如前所述，眾多指控者過去都有撒謊和提出虛假控訴的案底。所以，AOB 在報告中列出的「類似的行為模式」更不可能是準確的。如果多人都說謊，由於他們之前曾對他人做出虛假聲明，那麼類似行為就是指控者根本不真實，而不是 Yogi Bhajan 的行為不合適。

指控者的可信度受到質疑 Credibility of Accusers Called into Question

確定指控是否可信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聽取各方的意見；而不是不讓人們了解指控者報告的內容，使得沒有人能夠證實或否認他們的說詞。如果只有 AOB 聽取了據稱受害者的故事，他們怎麼可能核實其指控是否可信？他們要想發現真相根本是難以想像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每一項依法、[公正和合法的調查中，都會設立一名被告的代表](#)，這樣至少這個人知道指控的內容，並能確定誰可能掌握有關指控者的可信度，以及關乎所提出的指控的訊息。

有些指控是通過 Facebook、在「告訴錫克教徒」的談話中，以及當指控者在 2020 年 4 月對所有人開放的 Khalsa 理事會上發言時，被公之於眾的。許多聽到這些說詞並熟悉指控者的人與 AOB 聯繫，質疑這些指控的真實性。在我們這個緊密團結的社群裡，不可能保守任何秘密，為什麼在這些參與電話會議中的幾百人中，竟沒有人對指控者聲稱的 20 多年前發生的任何不當性行為有任何了解？

對我們社群有非法活動案底的指控者 Accusers who have a History of Illegal Activity against our Community

有些所謂的指控者，是與臭名昭著的前 UI 董事會有關的女性，一等 Yogi Bhajan 離開人世了，他們就致力於有計劃地竊取錫克正法的資產。

有些指控者與我們的前 UI 董事會有關。甚至在 Yogi Bhajan 去世之前，他們就開始有計劃地竊取錫克正法的資產，並在出售金廟公司的過程中，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收益。在我們起訴她們的法律案件中，其中一個女人於證人席上撒謊，聲稱對 Yogi Bhajan 的指控都不是真實的。作為和解的一部分，這些女人簽署了非貶低協議(non-disparagement agreements, NDA)。然而，SSSC 董事會卻允許可以豁免這些非貶低協議，以便這些女人能夠將她們的指控公之於眾。這些女人在這一訴訟的和解中獲得了數百萬美元的賠償，怎麼能被認為是可信的呢？

關於過去申述的誤導性訊息 Misl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Past Claims

報導稱：

「2019 年 12 月，在 Pamela Dyson 出版了《金籠中的白鳥》([White Bird in a Golden Cage](#))後，有人提出指控。作為回應，Siri Singh Sahib 集團(SSSC)董事會成立了合作回應團隊(CRT)來調查這些指控。2020 年 3 月 3 日，SSSC 董事會委托 An Olive Branch 進行第三方獨立調查。」

從這份聲明，以及 Pamela 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發表的評論中，我們不得不假設她是報告中的指控者之一。有人聯繫了 AOB，分享了 Pamela 書中一些地方的第一手資料，他們主張這些資料是對歷史的徹底改寫。但報告中沒有提到這些能反駁書中內容的資料。

報告的第二部分說：

「多年來，有對 Yogi Bhajan 提出了各種性和其他不當行為的指控，包括 1986 年的兩項訴訟，這些訴訟最終在庭外和解。」

除 1980 年代的 Pamela 和 Kate 訴訟外，多年來沒有其他對他提出過不當性行為的指控。SSSC 律師提供了有關這些訴訟的誤導信息，稱原告是在法庭外付款的——推斷因為 Yogi Bhajan 有罪，付清了這些婦女的款項。不是這樣的。

Yogi Bhajan 承認他無罪，也沒有向任何人付款。實際上，在這兩種情況下，都對經濟上支持原告的人提起了反訴訟。Yogi Bhajan 或我們錫克正法(Sikh Dharma)組織的任何人都沒有向原告支付一分錢。最終所有訴訟都被撤銷。如果 Pamela 和 Kate 從任何人那裡收到錢，都是從資助他們向 Yogi Bhajan 提起訴訟的人那裡獲得的。

AOB 對提供信息的人進行了多次對話會晤，包括關於實際的法庭檔案文件，但報告中並未提及這些內容。這些都是審查行為，但合法的調查員絕不會對報告的讀者保密的。

附帶說明：在這種情況下，幾乎總是需要一份 NDA 的保密協議，在該協議中，獲得錢的一方同意不披露令人尷尬的事。在此，因為根本什麼也沒發生過，所以沒有 NDA 的要求。

根本就不認識 Yogi Bhajan Never Even Knew Yogi Bhajan

我們發現一名婦女聯繫了 AOB，並說她受到了 Yogi Bhajan 的性虐待，而事實上，她在他生命的盡頭才加入錫克正法(Dharma)組織，甚至從未見過 Yogi Bhajan。她以前也曾錯誤地指控其他男人對她有不當的性行為。

某人得悉這女子向 AOB 提出申述，並知道她過去曾對其他男人有過虛假的指控，就聯繫 AOB 挑戰他們，問如何確認她的故事以及她是否的確甚至見過 Yogi Bhajan。

AOB 告訴該人，他們不會做任何確認的事情。他們怎麼會？您知道他們的「秀」……

由於它是匿名的，所以誰會知道她其實正在提出申述，而 AOB 無法跟進來確認或否認該行為。幸運的是，有個可以確認她從未見過 Yogi Bhajan 本人的人，聯繫了 AOB。可惜，報告中並沒有提及這一點。

關於這種特殊情況的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該婦女說，向 AOB 提供陳述後，她收到了 1200 美元。這是向「受害者」提出的接受諮詢費用的一部分。她聯繫了 AOB 提出索賠收錢。在採訪結束時，她的身份未得到確認，她的故事也沒有接受調查，她被詢問是否希望獲得\$的輔導費，她回答是，並收到了支票。

這位提出申訴的女人甚至從未見過 Yogi Bhajan，這婦女說，她不必證明自己實際上將這筆錢用於輔導。所有這些都是通過 AOB 在一次過程中完成的；沒有其他任何一方參與；只是一通電話。不需要收據就可以收錢，但是她確實因這次「諮詢」而收到了 1200 美元。

原告謊稱自己為「高級職員」 Accuser Wrongly Represented Herself as “Senior Staff”

Facebook 上提到一名自稱「高級職員」的婦女向 AOB 提出索賠。當真正的高級職員被問及該婦女是否就是可能曾跟 Yogi Bhajan 度過私人時間的高級職員時，他們被告知她不是高級職員。她是在辦公室的財務部工作的，不會在 Yogi Bhajan 的家待過很多時間，而且肯定從來不會跟 Yogi Bhajan 單獨相處過。

一個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讓 AOB 知道，這名女子聲稱是高級職員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這支持者還提供了三個人的姓名和聯繫方式，讓他們可以證實該名女子虛假陳述了自己的身份，來索取賠償金，但 AOB 從未聯繫過這三個人。

為 AOB 所建立的保持匿名系統，使 AOB 無法調查任何申述，因為他們無法向任何其他人詢問關於這些原告的情形。

報告後的備註：同一個人謊稱自己是 Yogi Bhajan 的「高級職員」，還公開宣稱（在 Listening Tour 的電話會議上）她已經是 17 年的員工，並且宣稱「性是有發生過的」。

缺乏可信度的控訴 Claims which Lack Credibility

如上所述，AOB 在報告中列出的「可信度評估」中指出，他們認為主張可信度的因素之一是，原告是否具有誠信的品格聲譽。

許多支持指控者的人，都指責任何人去質疑「受害者羞辱」的可信度。現實情況是，如果您要對某人提出指控，因而破壞他們的聲譽，並要他們的家人世代承受下去的話，那麼您就必須為自己的所講的故事負責任。如果您只是簡單地發表自己的言論，而聽到這些言論的人，就立即將其視為事實的話，那只是單方面的事實。

事實證明，有多名目前正在指控的人，過去其實也曾撒謊，或者至少已經有人指控他們不說實話，因此現在應該質疑這些人的可信度。

幾年前，一個據稱「可信」的原告，曾錯誤地聲稱與一位朋友的丈夫發生性關係。此外，她還與其他已婚男人發生關係。許多人說她過去曾對各種事情撒謊。她還被多個受人尊敬的靈修組織趕出去。

儘管該信息已分享給 AOB 知道，但報告中並未提及，並且也似乎沒有以此考慮去確定她的指控是否「有可能屬實」。

相反，由於該報告未提及任何這些詳細信息，因此似乎僅是以陳述數量，就確定「可信度」的最重要因素，因此 AOB 的評估中包括該投訴人和其他不可信的指控者，因為「如果多人報告了類似的行為模式，可信度就會提高」。

在調查結果第 49 頁——AOB 說

「雖然關於#xx 的報告的可信度有普遍性的駁斥意見，但支持她可信度的人卻抵消了這些反駁。在權衡我們可獲得的所有相關信息之後，我們有足夠證據得出結論，就是事情很有可能屬實……」

認識原告並對她講的故事的可信度感到嚴重關切的人聯繫了 AOB。此外，原告在發生申述事件之時所寫的信也與 AOB 分享，表明與報告中所報導的那種關係完全不同。為什麼此信息未有包括在報告中？顯然，AOB 再一次在報告中，只包括從那些原告和那些能增加原告公信力的人那裡所獲得的信息。

關於所謂「有多人」注意到「類似行為」曾發生過，這多名控訴者都是前 UI 成員的夥伴。其中一名女子，是協助策劃了將近十年前從錫克正法組織盜竊所有資產的人。她當時在法庭上的證詞中說，她享受幻想編造複雜的陰謀論。另一名原告在法庭作供時說謊。其他人根本無法以任何方式去接觸 Yogi Bhanan，而導致他們所說那些色情事件的發生。

Yogi Bhanan 的員工在這場苦難的開始時，曾個別告訴多人，他們從未目睹過任何這些所說的事情，

後來竟發展到挺身而出說他們也遭到了虐待。她們的故事在幾個月內改變了好幾次。這些員工都是堅強的女人，不容易被控制。為什麼在或許被操縱了好幾年，至 Yogi Bhajan 死後的最近 15 年來，都沒有一個人感到要說出來？尤其在我們的「告訴錫克教徒」文化中，迄今為止為何都沒有人聽說過這些故事呢？

對於原告的公信力和以往所作的假證和謊言，從來沒有得到認真的研究和質疑，這一事實證明了本報告的虛偽性。

報告後的備註：一名原告在報告完成前幾個月就公開分享了她的陳述，最近在社交媒體上，她分享說她根本沒有與 AOB 聯繫去提出她的指控，即使她公開分享的部分陳述確實是報告的一部分。報告發布後的 2020 年 8 月 22 日，她在 Facebook 上貼文如下：

「我選擇不在 AOB 報告中包括我的故事。我的傷痕太鮮明了，我還沒準備好參加。現在，我感到遺憾，因為我相信我的故事應該正式記錄為重要的故事，但是由於我無法回溯過去，因此我將在這裡與大家分享，並希望它能繼續發揮作用。」

她為什麼說謊說沒有聯繫 AOB? Why did she lie about not contacting AOB?

不同的觀點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OB 認為 Yogi Bhajan 是位標準濫用權力強大力量的男人。但是，許多學生向 AOB 匯報的現實是，他從不回避去挑戰你，讓你能以更高的覺知生活。

他非常直接，因為性行為在整個社會中都是一個大問題，對於個人生活中的人們來說（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並沒有回避與學生一起解決這些問題。

這是一個例子，他與指控他的人之間發生了某些情況。這完全取決於您的觀點。

當時，這個年輕女士遇到了大麻煩。她像一些青少年一樣積極地表現出來，處於被趕出學校的邊緣

。一家人從學校接她後，她拜訪了 Yogi Bhanjan，後者邀請她和他一起看電影。正如原告所描述的那樣，他是個骯臟的老人，要她到他的房間看電影「妓女」。

[這是該電影的評論](#)（由 Owen Gleiberman 在 1991 年 10 月 25 日所寫）：

「這電影的標題雖粗俗，卻不是八卦小報揭露性工作者生活的作品，相反，它是一部花哨，而且反對色情的卡通片……」

了解這情況的家庭成員的理解是，Yogi Bhanjan 試圖向這位年輕女士展示她所表現的行為可能導致什麼。他正以誠實教師的身份，去鼓勵她不要走這條路。

實際上，Yogi Bhanjan 聽到她的行為感到非常痛苦，他後來停止了在學校裡整個錫克教的參與，該校有 30 多名學生。

荒謬 Absurdity

報告中有關與多個伴侶發生性關係的部分，是最淫穢和令人難以置信訴求之一。似乎有一群由 7 名婦女組成的團體，製造這些最卑鄙關於性要求的故事，其中一些人已被證明不可信，或者隨著時間她們也多次改變了自己的說詞，因此在考慮其指控的真實性時有很多疑問。

報告的第 54 頁說：

「我們注意到，其他社群成員很難有機會觀察到這些事件，因為進入 Yogi Bhanjan 的臥室需要經過數扇門，入內是由工作人員或秘書控制的，並且內門可以從內部鎖定。但是，如果沒有平面圖和房間尺寸（我們要求但僅收到部分），我們無法適當評估 Yogi Bhanjan 的臥室沒有足夠空間供許多人參加集體性活動的說法。」

事實是，Yogi Bhanjan 在洛杉磯的臥室很小，牆很薄。其他人睡在那堵牆另一側的另一個房間裡。您可以聽到他的房間和另一個房間之間的所有聲音。AOB 得到了有關此的特定信息，但他們選擇不在報告中包含此信息，因這些信息很容易推翻「集體性活動」的指控。

AOB 訪問了數十年來與 Yogi Bhanjan 和他一部分家人很親近的支持者，包括員工。這些支持者開始

接受 AOB 訪問時，很明顯，AOB 向他們訪談的每個人都提出了一個主要問題：「集體性活動？您是否看到或聽到過這樣的消息？」

問話者竟然問出這個問題，令人震驚和可笑。每個被問到的人都認為這是完全荒謬的，也許只有這 7 名女控告者，在最近幾個月中，告訴所有人有這樣的活動。但在社團中，從來沒有人曾經見過或聽說過有這種活動。

圍繞著 Yogi Bhajan 的人都知道一年 365 天，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時有多少人在他身邊。有廚房工作人員、保安人員、看家的人、家人、客人和他的許多員工。其中許多人打電話來與 AOB 分享這信息。但 AOB 向所有這些人只提出一個標準問題：「他們是否曾經見過或聽說過集體性活動」，他們都說從未聽聞過。

報告所說的卻只是：

「當被問及 Yogi Bhajan 是否與多個伴侶發生性關係時，所有支持者都說他們沒看過或聽說過這樣的行為。」

AOB 仍繼續聲明該行為會有可能發生。

在第 68 頁上，報告稱

「儘管許多人參加了各種聚會來接受他的教導，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在他的直接日常環境中，因此沒有體驗到指控者所經歷的那種親密感。此外，即使那些說自己身處 Yogi Bhajan 身邊的人……值班，準備和供應食物，將他送往其他地方等——也只是在關了門的房間外，而關了門的房間內的傷害才是最嚴重的。」

上面的陳述假設，支持者不會「經歷過指控者所經歷的那種親密感」，這說法是不正確的。許多與指控者一樣非常親近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也都分享了寶貴的信息，以質疑指控者訴求的可信度。

無論 Yogi Bhajan 在生時或去世後的 16 年中，他的支持者怎麼都沒有聽說過這種行為？如果沒有任何人聽到或看到的話，集體性活動肯定沒有發生過。如果有發生的話，會有這麼平靜嗎？在我們社

團的「告訴錫克教徒」這樣的文化中，如果真的發生集體性活動的話，大家絕對不會不知道的。

安排他的日常工作的人都知道，Yogi Bhajan 沒有時間進行這種行為。如果您與他家人，或負責安全細節和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人交談過，他們都會告訴你他有多忙；他晝夜不倦地工作。就他的日程安排，或他的身體醫療問題和種種此類指控而言，他根本沒有時間、精力或能力去進行此類活動。

如前所述，AOB 似乎沒有確認所有提出申述的人，**其實**都是他工作人員的一部分，因此就像他們聲稱的那樣，與他有機會接觸。該報告也沒有提到在申述的事發期間，Yogi Bhajan 身體狀況的任何信息，儘管他們已掌握了這些細節，在指控者陳述的案發期間，Yogi Bhajan 當時需要醫療，這表明他根本無法做到被指控的活動。

由於被告沒有代表，而且指控者是匿名的，因此任何人都可以說任何話，沒有人可以反駁他們說的是真或假。如果這是個真實的調查，而不只是簡單地認為指控者的陳述就是真實的話，那麼應該會有很多證據分享，來表明那種行為**根本沒有發生**的可能性更大。

鑒於以上共享的信息，以及完全缺乏確實或證實這些控訴真的發生的證據，AOB 應該得出結論是，這些行為根本沒有發生過或至少沒有發生的可能性更大。

報告中未包含的反駁 Rebuttals Not Included in the Report

該報告說，有人被邀請提供具體的第一手證據，來駁斥這些控訴，**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沒有人代表 Yogi Bhajan 來被告知指控的內容，更不用說是誰，何時何地……所以沒人能在不知情下去反駁任何指控。

因為許多人盡力去確定指控人是誰，指控內容是什麼，所以如果他們有任何有用的信息，都可以與 AOB 分享。最後，許多人既了解公開聲明的指控者，又非常了解被告，他們聯繫了 AOB，以質疑投訴的真實性（至少是他們所知道的投訴）。他們的「證詞」代表很多小時的訪談時間。

AOB 應該得出的結論是，僅根據向他們提供的有關 Yogi Bhajan 生命中最後幾年的健康狀況的醫學信息，至少有 2 個被告的故事是不可信的。病歷已然提供了，但 AOB 卻沒有用。

該報告結果的第 38-39 頁說：

「許多女士控訴說她們經常被咬至身上有瘀傷，如嘴唇、臉和脖子上。」

多年來，每天在 Yogi Bhajan 住所裡都有很多人，他們從未見過其員工有瘀傷或被咬傷的痕跡。AOB 至少詢問了一名受訪者是否有任何瘀傷或咬痕。那個人和 Yogi Bhajan 的一些職員住在同一棟房子裡，他們說從未見過。很有可能的是，如果 AOB 用了與他們聯繫的數十名支持者的「信譽評估」，來詢問是否曾見過任何瘀傷或咬痕的跡象，他們對這些申述，絕對肯定地認為「更有可能的是沒有發生過」。

AOB 沒有提到他們問過多少人看到瘀傷，還有誰說他們從未見過任何證據。相反，他們只問：「集體性活動是怎麼樣的？」

為什麼報告中沒有共享此信息？沒有實質性的信息去質疑申述的可信度或真實性，但在與支持者進行訪談的好幾個小時中，就有這類的實質信息。

「支持者」被忽略 “Supporters” Disregarded

在報告中，對聯繫 AOB 的「Yogi Bhajan 的支持者」，只寫了他們泛泛的評論，都是些符合一般認為 Yogi Bhajan 性格上「友善和支持」的評論。這些言論被包括進來，只是為了補充 AOB 對那些長期社群成員的描述，似乎這些支持 Yogi Bhajan 或與他最親近的成員，都是邪教式崇拜他為上帝的成員。

相反的是，這些人中許多都是有覺知的、愛神的人，而且他們也愛並欣賞他們的靈性導師。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向 AOB 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使控告人的故事的真實性受到質疑。

該報告沒有包括支持者向他們提供的任何實質性的可信信息，這些信息對控訴的可信度提出了質疑。所以，該報告是非常單方面和有偏見的。

在某些情況下，有些人與 AOB 分享到，他們多年來一直每天在 Yogi Bhajan 的家中待到晚上 11 點，

是他的司機多年，而且確實與一些指控者住在一起。當他們在發送給 AOB 的電子郵件中列出這些詳細信息時，AOB 在回覆中，詢問他們的陳述是否恰當，或者他們是否想接受訪談。而那些日夜居住在 Yogi Bhajan 的房屋裡，他的家庭成員，認識他的員工和「來來往往」的人，卻都沒有收到 AOB 的訪談邀請。

這些人不正是進行調查者要詢問的人嗎？例如，集體性行為的指控，這些人不是最有可能看到或聽到過什麼嗎？

該報告忽視了這些人，因為所謂的指控是在秘密的情況下發生的。但是，如果報告中描述的行為是原告聲稱在這幾十年中常發生的，那麼在此過程中的某個地方，人們總會「偶然碰到」，或會說漏了嘴，尤其在我們這樣緊密聯繫的社團裡，日夜都有如此多人在 Yogi Bhajan 周圍，肯定有人會聽到一些聲音。

訪談有時持續超過 1-2 個小時，Yogi Bhajan 的支持者盡情去表達或反駁指控者的信息，但在訪談結束時，他們僅被問到以下兩個問題：

1. 您是否曾經看到或聽說過「集體性活動」？在 AOB 的報告發表前，任何支持者若曾聽說過有關這方面的信息，都只是在了一篇誹謗我們正法組織的文章上而已。
2. 即使我們聽說過 Yogi Bhajan 是個好人，並幫助了許多人，您是否認為他只是一個普通人，而且也會有特定的需求呢？

AOB 的訪談員幾乎沒有向支持者提出任何與控訴有關的探究問題（如果有的話）。通常，他們只是接受支持者想分享的任何言論，但沒有主動提出問題。

在報告第 68 頁上說：

「儘管許多人參加了各種聚會來接受他的教導，但並不是每個人都在他的直接日常環境中，因此沒有體驗到指控者所經歷的親近感。」

與他們想重寫歷史的努力相反的是，就好像只有主控者是最能接近 Yogi Bhajan 一樣，AOB 在他們

的調查結果中，並沒有提及支持者都具有相同「親近感」的內容。從報告中所說的來看，支持者似乎只是盲目地追隨 Yogi Bhajan，而沒有與指控者相同的了解和理解。這是有偏見的，根本不正確。

在第 53 頁，AOB 說：

「如先前第 7.1 節中所述，支持者的訪談和陳述也提出了普遍的反駁，質疑為什麼作為覺悟者的 Yogi Bhajan 會希望或需要與他的學生發生性關係，而他們自己卻從未親眼目睹過他們老師有過這樣的行為。」

AOB 向支持者提出了這個問題，「質疑為什麼作為覺悟者的 Yogi Bhajan 會希望或需要與他的學生發生性關係。」如果支持者從未見過任何不當的性行為，並且他們真正相信他的品德，那麼，他們的確會駁斥這個問題。

如果目標確實是真相，那麼其實可以向 Yogi Bhajan 的支持者提出很多問題，因為他們時常在他身邊（如您是否曾看到過性虐待的跡象？您是否曾見過有人與 Yogi Bhajan 一起工作，但被弄瘀傷並且用化妝來掩飾等）？如果 AOB 提出過這些問題，為什麼不將它們包括在報告中？

支持者一次又一次地表示，他們不覺得自己受到 AOB 的重視，AOB 根本已經下定決心了，所以參加訪談根本是浪費他們的時間。

以指控換取酬金 Claims for Money

以下情況與 AOB 報告沒有特別關係，但與該報告有關，因為它建立了一種模式，說明在整個過程中如何處理控訴，無論是直接通過 AOB 的報告，還是通過針對我們組織的其他控告。

我們社群中某些人的理解是，只要有人提出投訴，就會獲得酬金。當直接被問及此事時，許多人都確認他們是這麼認為的。

一名成年人曾在孩童時期就讀 MPA 學校(Miri Piri Acedemy)，最近他聲稱自己在 MPA 就學時遭到了虐待，並在別人主動提議時，要求應得到諮詢費。

他說，通過社交媒體管道的對話，他得知只要他說自己在 MPA、夏至瑜伽節或之後的兒童營中遭到虐待的話，就會收到錢。「如果您向 AOB 報告有濫權的行為，就會收到款項。」他說：「何樂而不為呢？反正是免費的報酬。」

作為聆聽之旅的一部分，他被說服自己成了被虐的受害者，而且受了冤屈，理應得到一些幫助。他聯繫了 AOB，說自己被毆打和侮辱，講完這故事後，AOB 問他：「您想接受諮詢輔導嗎？」 he 說是，於是就收到了一張支票。而實際上，他並沒有接受任何諮詢。

他說，他和他的朋友被告知，將來可能會有更多的錢來。他還說，有個律師正在針對 SSSC 提起訴訟。他們正在通過「聆聽之旅」來解決這個問題。他說：「老人家很愚蠢。」

我們在聆聽之旅中錄下他們的談話，並用螢幕截圖，作為對付正法組織(Dharma)的手法。」律師告訴他們，由於 SSSC 正在向下一代提供諮詢服務，這是對「不當行為」的承認，所以對他們的案件有幫助。

沒有查核身份；他說他知道不會有人檢查自己的身份證，也沒有人會交叉引用他的故事。他收到了錢；用於「諮詢」的「免費酬勞」。他不必提供曾進行過諮詢的證據。

他的理解是，這筆錢是通過 AOB 從 SSSC 獲得的。他說，收錢的人不應該談論這筆錢。他們必須在口頭上同意保密。他說，他因承認自己得到了報酬而違反了協議。他不會說他和其他人得到了多少錢。後來，其他人證實大家都收到 1200 美元。

簡結我們對 AOB 調查流程的了解 Summary of What We Learned about AOB's Process

1. AOB 不需要任何身份證明。
2. 對人們提出的指控，AOB 不要求他們提供任何形式的佐證證據。
3. AOB 根本沒有真正調查這些指控。
4. AOB 認為每個人的指控都是真實可信的。

5. AOB 沒有檢查指控人 / 原告所提供的任何信息，來確認或否認該信息的可信度。
6. AOB 沒有核實指控人 / 原告是否曾見過 Yogi Bhajan。
7. AOB 故意在其給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完整報告中，未包括他們收到的大量嚴重質疑了申述可信度的訊息。

干預調查的獨立性 Interference i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Investigation

即便 AOB 傾向於調查控訴的真實性，而不只是簡單地從故事表面擷取信息，CRT 還是告訴他們，他們不能查看社交媒體。這是 CRT 直接干涉獨立的「調查」過程。

當發現這一點時，CRT 承受了很大壓力，以至於他們干擾了所謂的獨立調查。隨後，如報告第 5.4 節所述（「考慮的其他資料」），CRT 開始向 AOB 提供「由專業公司從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上收集的有關舉報者和支持者的公開信息」。

如果指控據稱是匿名的，公關公司如何會知道「舉報者和支持者」是誰？他們可以從公開發表主張的指控者那裡尋求信息，而其他指控者呢？AOB 沒有被允許自己自由查看社交媒體上的信息，而是不得不依靠公關公司提供給他們的信息。不參與調查的公關公司如何知道要尋找什麼信息？

AOB 不被允許從社交媒體收集自己的資料。這顯然干擾了「調查」的「獨立性」。這尤其令人不安，因為沒有被告的代表，而且控訴通常都是匿名的，因此只有 AOB 知道誰在提出指控。這意味著他們幾乎沒有可用於證實故事的資源。他們用來交互參照，以確認控訴的真實性的唯一選擇似乎是：

1. 認識原告和被告的人，並以某種方式，包括通過社交媒體、四月的 Khalsa 理事會會議或通過口耳相傳、道聽塗說等，才得知了這些指控；
2. 在社交媒體上所說的，但不是直接尋找和蒐集得到，而是由公關公司提供給他們的，如果公關公司遵守了保密性和匿名性，就不會知道所有的控訴內容，也不知誰在提出這些控訴。AOB 若能自行完全掌握社交媒體上的訊息，本可以發現許多說詞的各方面並不一致。

AOB 一次又一次地在報告中聲稱：

「在提供給我們的公開社交媒體上，我們無法確認或否認這些指控……」

如果 AOB 在他們的調查結果中非常重視社交媒體信息的話，那麼他們應該有自由權來尋找只有他們知道要尋找的信息，而不僅僅是那些由不了解所有調查細節的公關公司所提供的信息。

誤導性訊息 Misleading Information

在報告第 4 節中指出：

「SSSC 董事會與 AOB 簽約以進行內部調查。」

這是一種佈局的嘗試，企圖讓 AOB 應有合法執照的要求（其實 AOB 沒有合法執照，這就意味著此報告實際上是**非法的**）可以被忽視。AOB 沒有進行「內部」調查，他們是受雇去進行「獨立」「調查」的外部團體。其實由 EPS 辦公室就可以完成一份實質的內部調查報告。AOB 並非我們組織的一部分，因此，他們所進行的，並不是「內部」調查。

SSSC 傳達的是「非真相」的錯誤信息。

點擊此處可以查看 [SSSC 跟進信函中錯誤信息的回應](#)。

「調查」範圍以外的偏見聲明 Statements of Bias which were out of the Scope of this “Investigation”

指控我們的社群是邪教 Accusing Our Community of Being a Cult

為什麼在對性行為不當的調查中，AOB 會被迫對整個組織進行社會學評論，稱其為邪教？

AOB 聲稱指控者

「體驗到符合權威來源所列出的邪教特徵，以及人們如何受到類似邪教組織的影響。」

他們引用的權威信息，來自 2015 年《綜合心理學雜誌》(Integrative Psychology Magazine)的文章，標題為〈從教會、機構和邪教的虐待中復原〉(Recovery from church, institutional, and cult abuse)。

這是以誰的標準為依據而說那是權威來源？在對不當性行為進行調查時，該意見有什麼關係？

關於精神領袖的獨身性大放厥詞 Waxing Philosophical Regarding Celibacy of Spiritual Teachers

報告第 51 頁 (7.5 A. 指控)，AOB 說：

「精神領袖的獨身實踐為他們服務的社群帶來了好處。當精神領袖獨身生活時，他們可以自由地將時間和性活力重新定向到培養學生的發展和服務上。通過保持獨身生活，他們還使學生（和其他所有人）擺脫了經常參與性生活的潛在挫敗感、失望、恐懼、固執、嫉妒等。」

AOB 在做什麼呢？向讀者介紹精神領袖獨身的好處是什麼？AOB 是否在說精神領袖不能結婚而仍然是精神領袖？AOB 是誰，怎能決定精神領袖是否應該獨身？這超出了他們調查控訴的範圍。這是傲慢的表現，並顯示出他們對所提供信息的分析存在偏見。

對我們的價值觀說三道四 Lecturing Us About Our Values

AOB 繼續說：

「如第 7.2.3 節所述，有關 Yogi Bhanan 行為的指控包括許多活動，如果屬實，將違反他宣揚的錫克教徒道德標準，這些標準在錫克教誓言的第 14 號誓言中清楚地描述過。這個誓言保證了結婚前的獨身生活，並禁止婚外性行為。」

在這裡，AOB 彷彿是要向我們的社群講授我們的道德標準是什麼。再次聲明，這超出了他們受雇調查的範圍，是自負且不夠尊重的。

總之，報告指出：

「我們提出了一些問題供參考：在以慈悲心為根的社群中，Yogi Bhanan 的手下有多名婦女被性侵和濫權，她們的聲音怎麼可以如此長時間地被忽視？」

首先，這個問題本身就假設被指控的行為是發生過的，其次，如果在員工中有個「沈默的守則」，而他們對一切保密的話，那怎麼能說是社群忽視這些指控的發生？第三，聲稱事情「在以慈悲心為根的社群中被如此長時間地忽視」，暗示我們的社群知道這些據稱的行為，而忽略了它們，並且這樣做是不具慈悲心的表現。這的確令人反感，再次表現出很大的偏見，不僅是對支持者的偏見，也是對社群中其他人的偏見，因為他們都是最近才聽說有這件事。

AOB 的所謂「供參考的問題」是侮辱性的。報告中的任何聲明都沒有得到證實，實際上，甚至沒有對其進行調查以確定它們是否確實發生。

報告繼續說：

「這樣的機密對 3HO / 錫克正法的總體目標有利嗎？展望未來，社群是否可以根據 Yogi Bhajan 的個人建議『遵循教導，而不是老師』？最後，我們了解到，要接受本報告的結論，即 Yogi Bhajan 可能從事了不當的性行為，對社群中的某些人來說，將始終是件困難的事。儘管如此，我們謹此建議，與這個可能的事實以及它對某些事實造成的損害得到和解，可能是 3HO / 錫克正法(Sikh Dharma) 繼續邁步前進的一種方式。」

這是指控我們的社群在保守秘密，並用 Yogi Bhajan 的話來訓斥我們，這麼做是非常不尊重的。建議我們「與這個可能的事實和解」，真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建議，該組織以多種方式混淆了此報告，如本文件中所詳述的。

公正合法的調查報告之範例 An Example of a Fair and Legal Investigative Report

對於一般人來說，能看到正確、公正和合法的調查報告，是會有幫助的。有一份公開的針對靈性組織 Shambhala 的調查報告，某人對其領導者進行了指控，因此 Shambhala 經歷了調查程序。

Shambhala 的領導層有一個由真正適當的調查人員去進行的公正調查報告。[這是 Shambhala 調查報告的連結](#)，因此您可以看到真實的調查報告是什麼樣的。

問責制 Accountability

SSSC 忽略了調查一開始時，就有人向他們指出不公平和最終非法調查的公開的缺陷。他們本該採取必要的步驟，以確保適當而公正的調查。由於他們的失誤，我們現在有了一份非法報告，這都源於不正確和錯誤百出的調查過程，也直接導致了 Yogi Bhajan 的聲譽受損。

該報告及其最終結論是由 SSSC 發起、指導和支持的，即使有直接證據表明該報告不公平及不合法，我們必須讓 SSSC 成員負責。我們應該知道董事會中誰支持了這項行動，誰卻沒有。不幸的是，該報告的批准過程被確定為「機密」，我們不知道是誰負責。結果，就連董事會裡是否有董事辭職都不

公開。董事會似乎決心不容許成員有不同意見，而這所有的一切，竟都發生在一直倡導要誠實和透明的調查過程中。

虛偽是不會產生信任的。